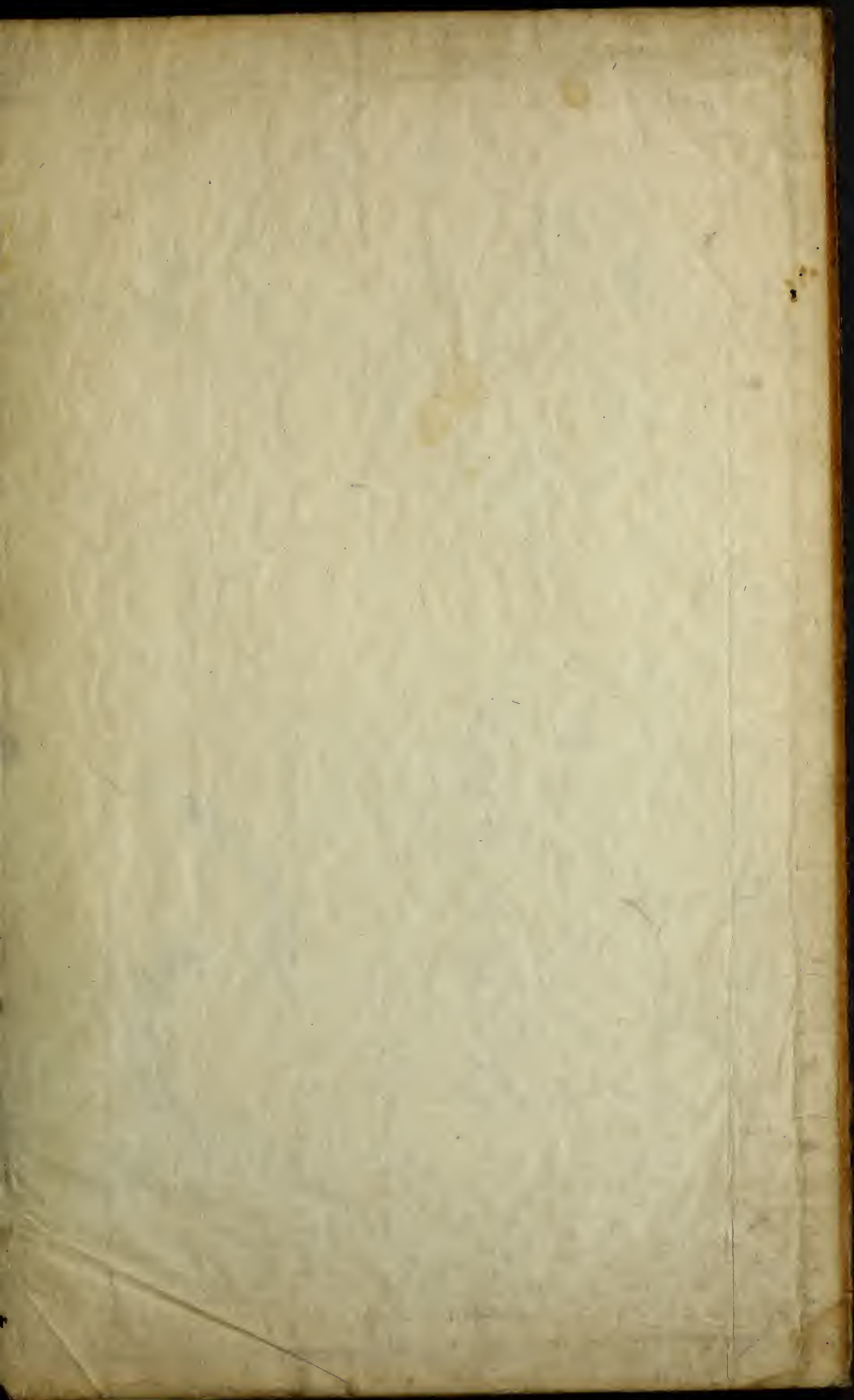


家禮考證

地



家禮考證卷之三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止之後

蓋指書儀中章如此

謹守禮法

陳氏曰禮先王之禮法國家之法

家衆

陳氏曰婢僕輩也

謂使之上之類

倉穀也廩米也廩也既養馬之閑也庫貯財物
 之舍也庖宰殺之所厨烹飪之所舍業別墅別
 業也樹果木曰園或曰舍邸舍自警編故相李
 昭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

學亦舍所此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是也按而
註陳氏曰即舍客舍也又宋書趙普多
為即舍以竊利然則非別墅之類也

易曰止之謂也

易家人卦彖傳辭來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俸祿

徐氏元瑞曰錢帛曰俸米粟曰祿宋子亦有俸

錢祿米之語

不敢止私與

吳氏曰假借人也與與入也

內則

禮記篇名疏曰內則之
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子婦止不敢私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吳氏曰貨交易之物也蓄藏積之物也

婦或之止歲之以待之

鄭氏曰或賜之謂私也兄弟也吳氏曰或謂諸舅用之佩也賜也謂私也皆草也受而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也新也舅姑受之則喜如初受足無之賜也反賜之則舅姑受之而後與之也如更受賜者如重之舅姑之賜也上曰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度則如更受賜也

鄭康成

名玄青州北海人高密縣人漢之末隱德不仕註周禮傳鄭氏之說也當京孔叡名其鄉曰鄭公鄉

待舅姑止不見許也

納調

又曰止賜而後與之

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葬於室
則內
今必請於尊者即許然後取以與之也以上

夫人子之身止身也

是子正之身分朝兩儀只

賈誼

按誼傳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書屬文稱
於郡中河南守出公召置門下甚幸愛及為廷
尉乃薦之文帝召入為博士歲以誼年公卿之
長沙王太傅後召入宣室問鬼神事帝善之改
為梁王太傅
交年二十二

借父止諱

本傳註顏師古曰：「獲摩田器也。言以獲反，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張晏曰：「諱責讓也。」又按：「獲鄰陽王氏曰：『按顏會布種後以此器也。』」
之使上之開處復合所以覆種也。鉏司箕
至輕者甚言其俗之偷也。

天欲明止具冠帶

按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皆云雞初鳴孔
疏曰：「盥謂洗手漱謂滌口也。總者裂紵繒為之
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馬永卿問內
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不亦太早乎？元城先
生正色曰：「禮事父與君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
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
而起適君之所，而不以為勞，蓋刑驅其後也。」

世俗導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焉若士人
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某聞其言至今
愧之

帽子衫帶冠子背子

義見上註按名臣言行錄王安石手携婦人冠以出婦人之有冠明矣

昧爽

陳氏曰昧晦也爽明也欲明未明之時也禮未
冠筭者昧爽而朝註後成人也此子婦至天欲
明而起昧爽而省問與禮意不同豈難初鳴太
早恐其難行歟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

唱喏義見上註道言也萬福問親來平安之意按温公書儀上祖父母父母書云伏惟某親尊體起居萬福亦此意也古人於書疏多用萬福字韓愈答孟簡書亦然又朱子於書疏亦多使此二字又按唐書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聞遺詔密告李師古時告哀使未至諸道師古曰聖上萬福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發兵為亂是萬福之二即保安之辭而舍祈祝之意也

其或不安節

鄭氏曰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陳氏曰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節也

此即禮之晨省也

鄭氏曰省問其安否何如也

供藥物

此非必有疾而然蓋平時奉養之際察親氣力之何如虛則補之乏則益之使不至於成疾也

檢數

朱子曰點檢數過也

點心

按顏書白地小黑曰點點心謂暫食少味以點空心點與煎茶點水之點義同

易曰在中饋

家人卦六二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安城劉氏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已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無境外之志是也

詩云惟酒食是議

詩小雅斯干之篇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親執刀七

按禮記以七載鼎實升諸俎又曰割刀之用而
驚刀之貴杜賁曰賁也宰夫也刀七是供于夫
烹調膳羞之官
其職在刀七耳

婦請所欲

小學註所欲如饘醢酒醴飲食之類饘醢皆粥也厚曰饘

薄曰醢

席地而坐

按內則父母舅姑將坐之者一亦與坐陸氏曰
床說文云安身之坐者亦坐坐則席蓋尊者
坐床故餘皆席地而坐耳

丈夫唱喏止安置

安置猶言正德前云置安也置字亦有安
義蓋欲親安穩過心之意杜子美簡吳即司法
詩遣騎安省謙也
頭亦安之意也

禮之各定也

鄭氏曰定女其床社也疏曰冬溫夏清四時之
法也昏定晨省一日之定也定也晨也旦也應
臥當整齊不任也親體安定之定也至明朝既
隔夜早來視親一安不何如也至晨昏時安其
子以親之心為心親之體為體故昏晨時安其
變不忘其親而充加意於此則昏時安其父
母晨時則難寫而起門其安也○或問晨昏則
曰丈夫唱若婦人道萬福昏定則曰丈夫唱若
婦人道安置是婦人道萬福安置而婦人不
啾而巳乎口不啾而婦人道安置而婦人不
言唱者蓋曰文且丈夫唱名婦人道萬福
安置於氏儀等出一心也下註男子唱若婦
人立拜是婦人無唱之禮柳西庄曰某少時
赴燕京親質於中原人以為作揖之時口道萬
福安置故謂之唱若又看難書其作揖而無聲
者謂之揖是為福安置在唱若中也愚嘗疑

之兩字皆從口又能言教以唱嗜之語故質之又按他訓義嗜音人者反也言也則西厓之言得

不敢涕唾

方氏曰涕鼻液也唾口津也涕唾則聲貌俱為

不恭故不敢為也

凡父母有過止復諫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而無犯起猶更也方氏

曰起敬起孝言孝敬之心有加而無已也馬氏

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諫也諫若

不入庭敬起乎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輔

氏曰下氣知己之不足所以自教也起敬起孝所

以自艾也自我則無天心自策則無倦意

不悅與其得罪也諫

節六曰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
五之在國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為鄉之設也禮曰順而諫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
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謂其罪重一者
之間寧可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不可
使父母得罪也真氏曰熟者反覆純熟之謂不
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
位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
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熟諫也

父母怒止起敬起孝

鄭氏曰撻擊也東萊呂氏曰起敬起孝蓋我孝
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
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起
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撻不住爾真氏曰怒而撻
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內

是說也止論語矣

論語里仁篇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真氏曰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
焉

允為人子弟者止父兄宗族

鄭氏曰加猶高也

出必告及必面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
顏色安否陳氏曰出則告違反則告歸又以自
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黠曲

不敢止正廳

避尊者

坐於書院

士大夫家私建垣屋於宅側教子弟莫問謂之
書院如五代時竇諫議高鉤嘗於宅南建一書
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
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
見聞益博又如富韓公之父謂呂文穆公曰
其兒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是也

升降不敢由東階止當廳

東階阼階也皆避尊者

倚門倚閭

王孫賈事本出戰國策今又見通鑑及小學書門一家之門閭二十五家一巷之都門也

告行飲至

按禮記曾子問諸公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禘命祝史告于宗廟反亦如之傳允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曾子問禮記篇之奠者奠幣為禮也飲至告至于廟而飲酒也既飲置爵而書勳勞于策速紀有功音也今楊氏但取告至之義耳

親調嘗止供之

由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又有疾飲藥子

先嘗之呂氏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則攻疾之

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

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甚甚則至于喪身為

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

許世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弑君之名也

徐氏曰攻疾之物曰藥可以服食曰餌

父母有疾止疾已復初

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翔鄭氏曰憂

曰行而張拱曰翔陳氏曰不為容也言不惰鄭氏曰憂

在私好謂幸好也語戲刺幸飾文辭故鄭云不琴

瑟不狃鄭氏曰以無樂意也陳食肉不至變味飲

酒不至變貌鄭氏曰憂不在味孔氏曰猶許食

則味變也方氏曰人有常貌笑不至矧怒不至嘗

飲酒過量則或至變貌

鄭氏曰憂在心難變也蓋本日矧大笑也見陳
氏曰蓋本日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

怒而至詈疾上復故矧氏曰自王藻親瘖色容
是甚怒也

不盛此孝子之䟽節也䟽曰言如文王乃為至

孝今但色容不盛乃孝子䟽簡之節耳文王世

子云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

節則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

復初鄭氏曰復膳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

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莊氏曰

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脫也武

王為親疾躓步不離不敢脫冠帶以自適也人

之飲食或䟽或數時其飢飽今武王以親疾志
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敬如平時
私適其陳氏曰自行不翔至怒不至詈亦中人
敬也

之制孝子疏節也文五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
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
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文
世子禮○按色不蒲容即色容不盛之謂也不
戲笑即言不惰笑不至矧之謂也不宴遊即行
不翔琴瑟不御食肉飲酒不至變味變貌之類
是也

顏氏家訓

顏氏名之恭在北齊
為黃門侍郎作家訓

父母有疾止豈可傲忽也

按顏氏本文云梁孝元在江州嘗
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醫李猷

九子事父母止而况於人乎

内則曾工之言

晉武止齊王攸

按晉書齊獻王攸字大猷而此及長壽和
 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
 指才望出武帝之右特為文帝所寵愛及寢疾
 慮攸不安為武帝叔淮南王陳思王事而泣執
 齊王攸手以授之太后王臨終亦流涕謂武
 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
 是屬汝汝勿忘我言言訖而崩武帝嘗疾篤得
 愈者曷馮統見朝野之望屬在攸攸素惡曷統
 傾詭曷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使馮
 然談武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
 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
 鎮帝陰納之乃出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遣就國羣臣諫皆不聽攸知曷統搆已憤怨於
 病猶催上道遂嘔血而卒年二十六桃符攸小
 也字

唐高宗止長孫無忌

按唐書太宗疾劇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又謂太子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誤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太子立是為高宗後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恐大臣不從帝與昭儀幸無忌第酌飲極歡拜無忌罷娘子三人皆為朝敬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調無忌無忌對以他語帝與昭儀皆不悅而罷後又召無忌遂良等入内殿無忌遂良又極諫李唐世勳許敬宗等贊立之武后以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敬宗誣奏無忌謀反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遣袁公翰再鞠無忌逼令自縊

九子事父母樂其心止以其飲食思養之

陳氏曰樂其心者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者

能養志也方氏曰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

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安其寢也
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飲食忠養者蓋養親之
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捨飲食以能為夫
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
養其志矣按陳方二說與附註劉說雖或不同
可互相發明故並錄

幼事長止皆做此

內則文但皆做此三字作其帥時吳氏曰帥循
時是也幼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循是禮也今
按做亦循字義

讀
言
音
反

廣幽深之義也
討求也

堂室

說文堂正寢也爾雅古者為堂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自半已後實之謂之室按堂之為言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室之為言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庭除

說文庭宮中也按古者門屏之內謂之庭李氏曰堂下至門曰庭除階也

簟席

簟篾席竹曰
簟莞曰席

氈

以毛之細縵者緝而為之用
禮考皮供其毳毛為氈是也

褥

夾而著之曰
禭即茵也

衾

大被
曰衾

帳

帷之
摠名

幄

鄭氏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
乃所居之帳也平帳曰帟蓋在傍施之象土壁
者為帷帷上張之象舍屋者為幕幄則帷合之
內設之以象宮室帟者在幄之內坐上承塵者
也帷幕皆以布為之
幄帟皆以繒為之

允子婦止其犯禮也

內則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

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鄭
氏曰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為之
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陳氏曰不可怒謂雖譴
責之而不改也不表禮示終不絕之也按溫公
之言本此答訖六擊也
子甚宜其妻止沒身不襄

鄭氏曰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而不順父

母為先

此下一節猶小
學言夫婦之別

允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

內則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
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閹掌守中門之禁者也寺掌內人之禁令者也陳氏曰夫婦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方氏曰易始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吳氏曰正寢在外男子居之燕寢在內女子居之深其房室堅其門戶皆致謹之道也閹寺上公之使掌中門之禁令者劉氏曰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閹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溫公之言本此而按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鄭氏曰宮者守門以其入道絕也周禮閹人註中門者於內外為中王之五門雉門居

中鄭鑄曰外之二門臣民皆可得而入若夫雉
門之內則應門路門非臣民可得而妄入故於
此特使閹人守之蓋中門非指兩寢之間而所
謂兩寢之間分男女而守其限則至嚴至密必
閹寺然後可守劉氏所謂不嫌處內者恐亦指
宮者而言也康成之說泛言天子諸侯用閹寺
之義非謂以墨者守兩寢之限也又按國風秦
詩云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又春秋傳齊有寺人
貂晉有寺人披如秦伯爵齊晉皆侯爵而俱有
寺人則非必上公為然也

內外不共井止女治內事

內則外內不共井不共湑浴鄭氏曰湑浴室也
劉氏曰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湑浴嫌相襲也
內則又言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鄭氏曰謂事業
之有次序陳氏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
內處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摠外之
事按溫公之言亦本此

男子晝無故止不窺中門

按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
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
不疾而問諸疾禮歟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
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夜處

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吊之可也晝居於內雖
 問疾可也註大故又大戴禮女及日乎閨門之
 內不百里而奔喪晝不游庭夜行以火陳氏謂
 及日猶言終日庭指中庭按溫公之言本此而
 所謂中門者蓋外內之分有門以限之非鄭註
 所云者也

男子夜行止擁蔽其面

內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女子出門必擁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鄭氏
 曰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孔氏曰
 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

若其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奸私
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仁諷叱而已故云嫵有隱
使也陳氏曰嘯謂蹙口出聲指謂用手指畫不
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劉氏曰無燭
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按孔氏曰古者未有蠟
燭惟呼火非為燭蓋束葦為之又賈氏曰蜀在
門內曰庭燎燎者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食蠶
灌之若今蠟燭然則雖無蠟燭而亦權輿於此
矣

蓋頭

王氏曰按唐會要云唐初宮人著罽羅而全真
障蔽雖起自戎夷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之後

准戴皂羅方五尺亦曰幘頭即今之蓋頭也今
按喪服章丘氏以為九三幅長與身齊則古制
如此

面帽

以紗用紗者

縵

補蓋也

鈴下

蓋懸鈴以代傳呼如翰苑之為者晉羊祜使鈴
閣之下侍衛十數人揚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
山谷贈林為之詩為之街南居時通鈴下謁李
白猛虎行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

蒼頭

漢書蕭望之傳蒼頭盧兒註漢謂奴為蒼頭者
服純黑以別於良人也鈴下蒼頭蓋小豎通內
外之令者歐陽脩賦所謂蒼頭丫髻是也周禮
亦有以童豎掌內外之通令

尊長

按朱子增損呂氏鄉約云尊幼輩行九五等曰
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
謂長於已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敬者謂年上
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
者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三十

歲以下者

經再宿以上止從尊長之命

按程子曰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蓋經宿以上則再拜者卑見尊長之禮然也五宿以上四拜者加問安一節正至六拜者比朔望加賀一節朔望四拜者特以旦望故比平時加再拜

冬至

獨言冬至者文不具也

臨時從宜

若西向則以南為左北為右北向則以西為左東為右東向則以北為左南為右是也

丈夫處左止家長

六字各字皆指男女而言按丘氏曰先設主人
主婦坐席於廳事正中男女各就位男左女右
男西上女東上主人之翁翁婦并妹為一行子
姪及其婦并女子為一行孫男孫婦孫女為一
行俟主人主婦坐定皆拜蓋朔望則四拜正至
則六拜

長兄止以次拜

就主人諸翁中推其最長者一人立主人右其
妻立主婦右翁姪以下依前行次序立拜之按
丘說主人右之右當作左其妻下恐當有及姊

二字

訖各就列止同列共受之

拜訖諸翁翁婦及妹之就列男西上女東上皆南向共受卑幼拜丘氏曰拜訖又其次推其長者出就次拜之如前儀按丘說與本儀不同若宗族少者如丘說可也

受拜訖先退後輩之儀

後輩指子姪及其婦并女子也共受孫行之拜丘氏曰推出長者拜退諸子姪輩行同者分班對立男左女右互相再拜拜訖諸孫行拜其諸父如就次儀其自相拜如分班儀按丘說亦與

本儀不同至於分班相拜之說本儀無之今但載之以待好禮者但諸翁妹行中亦當有之

寒暄止起居

暄暖也謂叙寒暖之候如冬寒春暄是也起居猶言動靜蓋先叙寒暖之候而問動靜安否也以温公家書式言則孟春猶寒是叙寒暄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是問起居

晨夜止安置

謂丈夫唱喏婦人萬福安置此不具承上文也

若尊長止避煩也

每人再拜或至十人則十再拜所以煩也

立而扶之

少悅者接之曰扶此一節言接女婚外餘之禮

搯策

搯策二字不見他書亦恐是俗語按小垂手揖之謂之扶扶者扶起人之義也搯以手拘執之意策即扶策之義謂以手拘執而扶策以起蓋不敢安然受拜而辭之之義此一節猶小序言長幼之序

節序

如正至之類

上壽

顏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彊之壽也如淳曰上酒為壽非大行酒也

盛服

見上祠堂章

先再拜止與卑幼皆再拜

五福書洪範九一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丘氏曰是日行拜賀
禮訖子弟修具畢請家長夫婦並坐于中堂諸
卑幼皆盛服序立世為一行男左女右再拜訖
子弟中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
人執盞立於其左一人執注立於其右長者及
二幼者俱跪長者受盞幼者執注斟酒訖二幼
者起長者舉手奉盞祝曰伏願尊親履茲長至

正旦則改長至為歲端生旦則改云對茲為度
備膺五福保族宜家祝畢家長受盞飲訖以盞
授幼者反其故處長者俯伏興復位與卑幼俱
四拜按本儀云某官丘氏改云尊親愚意有官
則以尊親加某官無則但云尊親可也拜數當
從本儀再拜

家長命諸卑幼坐止還復就坐

酢甬雅云報也既獻酌以報之丘氏曰拜訖侍
者注酒于盞授家長家長命長者至前親以酒
授之長者受酒置于席端再拜取酒跪飲之畢
興長者命侍者以次酢諸卑幼皆出位跪飲畢

執事者舉食卓入擺列男席于外女席于內婦
女辭拜入內席家長命諸卑幼坐惟未冠及冠
而未婚者不得坐諸卑幼俱拜而後坐各就席
乃以次行酒或三行或五行子弟迭起勸侑隨
直畢各出席再拜禮畢按上說與本儀不同然
曲折詳細情文備盡故俱載于此以待好禮者

此一首家宴
上壽之儀

必擇良家止亦類之

良家謂非醫巫商賈百工之家按內則凡生子
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
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鄭氏曰諸母衆妾也可

者傳御之屬也朱子曰可列女傳作阿即所謂
阿保也後漢書有阿母詳此經文鄭作註時字
猶未誤也孔氏曰此雖人君養子之禮其實亦
庶大夫士也又按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士妻
自養其子鄭氏云士賤不敢使人也食母即乳母
也乳母儀禮註鄭氏曰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
之慈已疏云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
之養子故云乳母也程子曰買乳婢多不得已
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
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養三子是備他虞然則
乳母固賤者為之而擇之誠如溫公慮之誠如

程子然後兩得其宜也

子能食飼之止訶禁之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是男女之所同也吳氏曰取其便也今按強字如賈疏所謂從其強之強謂右強於左自名者教以自稱必以名也恭敬恭以容言敬以心言朱子曰恭見手外敬主乎中按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食上音如鄭氏曰俞然也吳氏曰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

古有胎教

按大戴禮青史氏記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

而御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若王后

所求聲非正味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

敢以待王太子又按列女傳古者婦人姓子寢

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

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又曰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之德也王季

姬文王目不視言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

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胎教吳氏曰列女猶言

也邊偏其身也詩當作跛謂偏任也陳氏曰

正事人之合禮者令警誦詩以其精於聲也李

氏曰人之有生以天命之性言之純粹至善本

無有異以氣質之性言之則不能無清濁美惡

之殊清乃智而濁乃愚美乃賢而惡乃不肖

之聽實流濁美惡之際一機括智愚賢不肖之根

為人親者其可忽慢而不敬豈哉吳氏曰學國
名往姓也端一端正而之一誠莊誠實而莊嚴
蓋太任天性尚此四德九於躬行者皆本於
德性之自然今所引三條大戴記則天子之事
列文傳首條通言胎教之事大任以下則胎教
之實事今俱載下此皆欲人知教子之道上下
也

舉以禮

如內則見於父子設弧於門左
右擇日見於父子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母遂
左旋授師等事及詩斯干篇男子寢之床衣之
裳天璋之璋女子寢之地衣之楊矣之是也鄭
氏曰左者示有事於武也悅事人之儀巾也方
氏曰左者天道所尊右者地道所尊朱子曰寢
之衣亦尊也衣之結縵也寢之盛也矣之以璋
尚其德也揚榘也瓦結縵也寢之盛也矣之以
衣之璋以瓦習其所用而無加也矣之以瓦習
也矣之以瓦習其所用而無加也

孔子正如自然

見大戴禮保傳篇及賈誼疏但大戴無天字如
自然作之為常貫慎同鄭氏曰言人之性本或
習之為常自氣血始顏師古曰貫亦習也

嬰孩

釋名人始生曰嬰嬰育前也投之育
前乳養故曰嬰孩說文小兒笑聲也

歐

相擊
曰歐

殘忍

詰父

悖逆

指子

杜漸

杜塞也事之
由來曰漸

六歲止誦之

按內則六歲教之數與方名按應邵風俗通曰
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垓垓生垓
垓生壤壤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矣
鄭氏曰方名東西南北書字書即是字以著言
曰書以孳言曰字說文書之言著著於竹帛曰
書字之言孳形聲相孳乳而生曰字周禮外史
達書名于四方書之一名爲一字古者謂字爲
名蓋不可教以文義故姑教字之意及摸畫音
聲也工功同漢書景帝紀錦繡纂組宮女紅顏

師古曰紅讀曰功

七歲止食無時

按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又曰孺子早

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鄭氏曰蚤其別也孺子

小子也又後未成人者後陳氏曰坐不同席

食不共器教之有別也始誦孝經論語先之孝

經欲其少者以為之本如朱子五歲始誦孝經

曰若不知此便不成人是也次及論語欲其知

操存之方雖然嘗觀朱子之言曰某要人先讀

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又曰

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

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大學必十五
歲以上成童所受則論語又豈七歲小子所能
領畧者其所以教之者不過欲其觀聖人警教
之嚴及群弟子問難而策勵之意以啓其純一
未發之心而起其孝學向善之端而已女子亦
誦之亦使知孝之為本及操存之方孺子幼小
之稱食無時一所欲不拘時也

八歲出入止中門

按內則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
始教之讓鄭氏曰示以虛耻陳氏曰揖曰門竒
曰戶方氏曰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

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尚書
者載帝王故事之書莊周所謂書以道事是也
欲其知男子事業之大而有以自期也張子曰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朱子曰他書
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若不得大底心胸
如何看得謂之尚書者漢孔氏曰以其上古之
書也夏氏曰此上代之書為後世所慕尚故曰
尚書唐孔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也尚訓為上
張子曰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中門者內外
之限內則女子十年不出鄭氏曰恒居內也陳
氏曰常居閨門之內也按閨者內之小門則非

但不出中門而已

九歲止義理

春秋者所以辨邪正定名分之書穀梁云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莊周亦云春秋以道名分是也欲其知是非邪正之分而有以自厲也司馬溫公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是也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罰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又曰春秋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又曰聖人之用全在春秋又曰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次及諸史則亦有

以知其得失也始為之講解使曉義理者以前
使誦之畧曉文義而已至此方及義理也

女子止大意

列女傳漢劉向所編女戒班固女弟昭所作按
戒本傳作誡蓋戒誡通

古之賢女止非所宜也

圖圖書也規畫曰圖著述曰書曹大家姓班氏
昭字惠姬彪之女固之妹扶風曹世叔妻也
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
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
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
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馬援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永初中太后
兄大將軍薨於隴以母憂乞身太后不從許
以問昭昭上疏曰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
而久方岳未靜非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

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詩之作
女誠七篇有助內訓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年
七十卒太后素服舉哀按大家漢書註家讀曰
始離騷經涎又貪夫厥家朱子註婦謂之家家
叶音古胡反以作歌詩伊川先生曰先此徒夫
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
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執俗樂胡宗定曰鄭衛
音樂導淫之具以製女子非所宜也按俗樂世
俗妖淫之樂也真氏曰今世所用大
抵鄭衛之音難以夷狄之聲而已

十歲男子出就外傳止文辭

按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
帛襦袴禮帥初朝夕予幼儀請隸簡諒鄭氏曰
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温傷陰
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隸習也諒信也
詩習簡謂所書篇數已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

疏曰請謂請於長者隸習也簡謂篇章簡策也
諒信也謂言語信實也方氏曰出就外傳曾子
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傳是也書即周官保氏
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
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以下皆就外
傳所學之事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而不敢
變也慮其妄有所改為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
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之類
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
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
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輔氏曰朝夕學幼

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也詩欲其發好善惡之心禮欲其知恭敬辭遜之節○按內則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始學禮蓋樂有五聲十一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則固非十歲稚齒所可能也必待稍長至十三以上然後教之而詩者樂歌之章也所必相須至於後世樂既缺亡而所用又養性情之具不過曰詩之教而已則諷詠興起者十歲之兒固已能之矣矧乎詩之得力貴在學者之初也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則亦非童幼之所能盡也朱子曰禮

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至於成人然後
及其大者則如內則所謂十歲學幼儀亦是禮
也

仁義禮智信

五者人性之固有而得之有生之初者也蓋天
有陰陽五行而氣以成其形理以賦其性故人
之所稟有此五者林隱程氏所謂稟木之秀而
具愛之理其端則惻隱之心稟火之秀而具敬
之理其端則恭遜之心稟金之秀而具宜之理
其端則審惡之心稟水之秀而具別之理其端
則是非之心稟土之秀而具實之理其端則誠

實之心者是也雖然理本無不善而氣質之清濁粹駁不齊故有生而知之者鮮知而全之者為尤難所以當純一未發之蒙而為之講解使知也

孟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荀

荀子名況時人相尊而號為卿趙人也仕楚終於蘭陵令

揚子

名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帝時奏賦為郎給事

黃門王莽篡位以者舊拜為大夫

精要

精微而妥切者

禮記

括小戴記按漢書儒於傳漢與魯高堂生傳七
 禮十七篇授飛丘蕭奮蕭奮授東海孟卿孟卿
 授同郡石蒼后蒼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
 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始有大戴小戴之學處
 氏曰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周禮雖得之於
 何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宣以為宗世讀亂
 書何休以為六國噴錄之書至子漢末乃行於
 世惟儀禮之書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
 戴日習儀禮而錄禮記按士禮即儀禮也朱子
 曰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各之耳三禮
 尸子也七戴禮八十五篇小戴禮四十九篇

學記大學中庸樂記

皆禮記中篇名程子曰禮記雖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學記之類無可議者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按此數篇拈出精要者

異端止其志

朱子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胡氏曰楊子雲云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吳氏曰愚謂書之精要今則莫過於文公小學四書讀之精熟然後讀六經以及子史諸書則庶乎其不差矣按荀揚之學程子以為大駁朱子

以為荀子全是申韓揚子全是黃老然則豈初
學所宜讀夫揚之比荀又特甚焉而溫公尊信
雄書故取之朱子未及刪定要之家禮未成之
書故也

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

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
徇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
孝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鄭氏曰先學勺後學
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熊氏曰勺籥也
籥文舞也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用干戈之
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鄭氏

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疏曰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袞帛也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也博學不教者唯須廣博學問未可為師教一內而不出者唯蘊蓄其德於內未可出言為人謀慮也朱子曰勺即酌也以此詩為節而舞也陳氏曰象文王之舞歌維清為節也內而不自表見其能也周子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善之不知務道然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而已矣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然則所謂通而學文
辭者非獵取英華而發為葩藻之謂也

女子止及女工之大音

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
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鄭氏曰婉謂言語
也婉之言媚媚謂容貌也組紃也當及女時而
知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輔氏曰婉有委曲之
意婉有遲緩之意方氏曰聽謂有所受從謂無
所違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陳氏曰姆
女師也紵繒帛之屬組亦織也組士人以置冠

服縫中者按婉婉聽從以上教以女德也共衣食以上教以女事即女干之大者也觀於祭祀以下教以祭祀之禮也

女工止不必習也

蠶桑養蠶以桑故曰蠶桑織用雅經緯相成曰織績詩詒緝麻也註說之制衣也經說文以鐵似紵衣也飲膳註見上纂顏師古曰赤組也說文似組而赤漢書所謂錦繡纂組官女二一是也

未冠笄者止酒食

男女未冠聲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擗縱拂髦總角於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

使也疏曰女子笄乃着纓此未笄而有纓者以
佩容臭與彼異也臭為芬芳庾氏云臭物可以
修飾形容故曰容臭朱子曰註言佩容臭為迫
尊者蓋為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具
饌也陳氏曰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
子之飾也方氏曰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
角者舉男以該之也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
能即事也幼者於視饌之事未能專之特可以
佐助長者而已按冠指男笄指女祭祀則佐執
酒食所謂納酒漿籩豆菹醢是也但彼獨指女
而言此則兼男女而言也

若既冠笄止不得復言童幼矣

未冠笄以下一節言教男女之道成人之禮云
者冠禮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止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按內則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簟灑
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鄭氏曰歛枕簟者
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者也吳氏曰此
內外婢僕之葦也陳氏曰歛枕簟者古人枕席
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歛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
也席坐席也方氏曰布席所以待尊者之行事
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是

矣按吳說以為婢僕今考內則文則連下孺子
蚤寢晏起之文此孺子恐非婢僕之子然則非
但指婢僕合言一家卑幼男女而婢僕亦當如
是也僕說文給事者男曰僕女曰妾又男女之
通稱妾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
焉以得接見於君子許慎曰有皐女子給事之
得接見於君者陰氏曰禮奔則為妾不待父母
之命是亦有皐也按古者男女有罪而不入於
刑者則沒為奴婢而僕使之故許氏云然

灑掃

灑水於地從
以箒掃之也

庭

外庭門之內
廳事之前也

中庭中門之內內

堂寢即內

拂也拭

牀也卧牀

疊也摺

間也去聲際

浣同澣

紉以線貫

姨母之姊

雍睦也和親

杖也搖

卷之四

四

忠信可任以德言

能幹家事以才言

背伊音

資資裝也

間隔也

骨肉謂親屬言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放蕩不拘檢也

家禮考證卷之三

家禮考證卷之四

冠禮

冠

禮註孔氏穎達曰冠之所起按略說六古人冒而勾領註云謂三皇時以白覆頭勾領遠穎本云黃帝造旒冕蓋前此以羽皮為冠至是乃用布也又按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穎胡之制乃作冠冕纓鞶以為首飾

大功未葬亦不可行

按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

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
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
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註冠者賓與禭禮
之人也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吉凶不可同
處也大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可以加冠徹饌
而掃者徹去所設醴及饌具而掃除加冠之位
使淨潔更新乃為位而哭也因喪服而冠者因
着喪之成服而加喪冠陰喪不更行吉冠之禮
因喪服而冠謂齊衰以下斬衰則不可○禮記
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
踊三者三乃出既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二

九為九踊非其冠月必待爰除卒哭而冠蓋冠
必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
冠必待爰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
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謂卒哭下
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也司馬公曰
因喪而冠恐於今難行按陳氏之說則三年之
喪謂齊衰三年也

古禮筮日

儀禮冠禮筮于廟門註筮者以著問日吉凶於
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

孫也。疏不筮月者，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冠子，髮急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按此則古人二月冠子，而今家禮用正月者，疑取首月之義也。

戒賓

儀禮註戒警也。告也。賓，王人之僚友也。

古禮筮賓

儀禮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註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也。疏前所戒賓之中，筮取吉者為加冠之正賓也。朱子曰：前已廣戒衆賓。

此又擇其賢者筮之吉則宿之以為正賓不吉則仍為衆賓不嫌於預戒也蓋先戒後筮

加冠

儀禮作加布註謂初加緇布冠也

吾子

儀禮註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義稱

疏古者稱師曰子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

子

以病

儀禮註病猶辱也

宿賓

儀禮註宿進也非正賓則不宿少牢禮註宿之為
言肅也肅進也按儀禮主人宿賓今家禮遺子弟
者以從簡

莅之

儀禮註莅臨也

齋幕

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註鄭氏曰在旁
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帷幕皆以布
為之帟鄭司農云平帳也玄謂帟幄中坐上承
臺也皆以繒為之禮註帟幕之小者

白土也丘氏儀節用石灰○按丘氏以戒賓辭作書其說曰按家禮戒賓辭乃儀禮本文語意簡奧非今世所宜又按書儀使者不能記其辭則為書如儀中之辭後云其上辭為一紙使者以次達之賓答亦然今隳括其辭為書云云又作宿賓書并見儀節

士冠禮

儀禮篇名

設洗直止水在昗東

註洗承盥洗者乘水器也士用鉄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榮屋翼也水器尊卑皆用金罍而大小異疏屋翼即今之撐風也在屋棟兩頭云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

翼也謂如鳥之有翼也南北以堂深者堂深謂
從堂廉北至房屋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
淺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二
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

壘洗

儀禮註設水用壘洗盥用料鄉飲酒義洗在
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設洗於東榮必在
東者亦主人以此自潔而事賓也壘詩傳酒器
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按壘有二一酒器
一盥器皆畫為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
氣發達盥則取其雷震之感以起敬也

分其中央止西者為賓階

即上文以
聖畫分者

東址為房

即禮東房西室之制鄭
氏所謂士無西房者

冠義

禮記
篇名

公服止大帶履

註見上

擲鬢掠

丘氏曰擲是梳子頭鬢是總禮註所謂裂練緇
以束髮是也掠頭今無其制考喪禮篇解免字
謂裂布或縫絹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却繞
髻後如著掠頭則其制亦可以意推矣今皆不
用擬以時制網巾代之○按丘說缺垂餘於髻
後以為飾八字掠頭即掠頭編子

東領止上

疏喪禮服或西領或南領此東領者嘉禮異於
凶禮也冠時先用卑服止上便也

冠

緇布冠

巾

幅巾

帕

生帨同今之袂也

一人守之

禮三人各執其一今一人守之從簡也

長子止南向

儀禮註庶子不於阼堦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疏記士通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明庶子不於阼非代故也又記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成而尊之庶子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少壯者主人之位居東序端避主人也著代者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

饋

亦作擯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饋相一也因事而異其名也蓋賁主人之禮者

紼

髻同丘氏曰書儀註童子髻似刀環疑是作兩
圓圈子也

四袂衫

丘氏曰不知其制考玉篇廣韻等書并無袂字
惟車服志史炤釋文曰袂音睽挂反衣裾分也
李廌師友談記有云國朝面賜緋即四袂義襪
衫事物紀原衫下註云有缺髻衫庶人服之即
今四袴衫也事物紀原宋高承作所謂今者指
宋時言也豈四袴衫即此四袂耶又按書儀始
加適房服四袂衫無四袂衫即服衫則是四袂
衫亦可無也况此服非古制殊非深衣之比隨

時不用可也

勒帛采履

丘氏曰書儀無采履而於勒帛下有素字自註
云幼時多攝采將冠可以素謂之躡意勒帛乃
用以裹足者也履是木履今云采履疑是以采
帛代木為之謂之勒帛采履似是以帛裹足納
履中也此蓋當時童子服今不必深泥便隨時
用童子所常服者代之似亦無害

賓自擇止資冠者

儀禮註但賓為冠事者按禮主人親宿資冠者
此云賓自擇子弟習禮者為之蓋亦從簡

入門止至堦

按禮入門每曲揖曲者指堂塗之曲處入廟門
分路處有曲主東行賓西行各分背時一揖既
行而北向處又有曲轉向北面與賓相見故又
揖碑者庭中之大節故當碑又揖此所以三揖
而至堦今但曰揖讓而至堦者恐或立文太簡
而然歟

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儀禮註筵席也疏敷陳曰筵籍之曰席然散言
則筵席通矣此即長子冠位記所謂冠於席者

吉月止景福

言令皆善也元首也既冠為成德祺祥也介冑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也

棄爾止成德

戒也

壽考止景福

勸也○丘氏曰按記蓋繫子問曰始冠必加纁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冠而繫之可也今亦拂時而難服冠畢而箴之亦恐其可也

帽子止繫鞋

按丘氏以時據帽子直領衣絲條布鞋或皮鞋代之其說曰所謂帽子自衽者其制不可考惟文公

語錄有云前輩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
又云溫公冠禮先裹巾次裹帽又云今來帽子做
得恁地高硬既不便於從事又且費錢皂衫更費
重向疑其必廢今果人罕用也由是數言推之則
帽子必是以紗為之溫公時猶以軟幅裹頭至文
公時始為高硬之制後帽皂衫俱不用於世也然
此亦非古服乃是一時之制在當時已不用今不
用之亦可故擬代以特制但今世所戴帽子有二
等所謂大帽者乃是笠子用以蔽兩日之具是決
不可用惟所謂小帽者以絨紗或羅或段為之此
雖似褻服然今世之人通貴賤以為燕居常服今

世除此二帽之外別無他帽必不得已用以再加
其紗制似亦可用○按初加用履再加用鞋今攷
訓義兩字皆通釋恐其制未必相遠也然而其用
有初加再加之異者蓋履無系而鞋有系則疑有
綦有絢以寓戒之之意故為重也又按綦履註朱
子曰綦鞋口帶也是履即鞋也頃年島夷之變天
朝遣兵來救觀其所著帽子如國俗所謂笠子者
謂之大帽子有桶頂無簷如國俗所著在笠子裏
者謂之小帽子皆以毛為之以此推之則丘說可
知

吉月止胡福

禮註辰子丑也申重也胡猶避也遠也丘氏曰
舊本作胡今本作避誤故改之云按儀節有贊
者徹巾冠一節

幘頭止納靴

按丘氏以為生員者儒巾欄衫皂絲條皂靴餘人
平定巾盤領袍絲條皂靴其說曰按此三加用幘
頭公服而温公書儀亦云幘頭靴笏則是幘頭在
宋時上下通服也今惟有官者得用幘頭而欄衫
專為生員之服且世未有既官而後冠者其幘頭
公服革帶靴笏不可用故擬代以時制如此云○按
宋時朝官或郊祀覃恩或遺表恩澤子孫雖在襁

祿而得以授官故有既官而冠者今在說如此則是今聖朝無此是例也以歲止之慶

禮註正猶善也黃黃髮也耆凍梨也皆壽徵也
疏其面如凍梨之色

乃醮

禮若不醮則醮用酒註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酌而無酬酢曰醮疏用醴周法也醮用酒夏殷法也醴亦無酬酢而不名醮者但醴太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蓋爵曰醮取醮盡之義○朱子

考證卷之四
十一
曰國有舊俗謂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非謂夏
殷也恐疏義非○如魯人之祔合之非周禮而孔
子善之

長子止少西南向

所謂醮於客位加有成也

旨酒止不忘

禮註嘉善也嘉薦謂脯醢芳香也不忘長有令
名

賓復位東向答拜

禮註冠者南向拜賓東向拜者明成人與為禮
異於答主人疏東面止異於答主人者按鄉飲

酒鄉射禮賓於西階北面答主人拜今此以西
階東面拜故去異於答主人○按允拜在門外
則賓主東西相向拜在堂上則賓主皆北面拜
○丘氏補薦脯醢一節其說曰按家禮本書儀略夫
儀禮薦脯醢一節然溫公以人家無醢既改甘
醴惟厚作旨酒既清矣而下文嘉薦令芳古註
謂脯醢芳也若去脯醢一節則是此一句為虛
說矣故今補入若從簡省不用亦可

進席前止跪啐酒

禮註啐嘗也䟽入口為嘗按鄉飲酒義啐酒於
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為行禮也所以

貴禮而賤財也。䟽於席末謂席西頭也。若此席專為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而設席耳。祭薦祭酒。齊肱。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於己。故在席末也。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按禮席南向。北向者。以西為上。然鄉飲酒。禮賓南向。而以西為下者。註以為統於主人也。是則醮之席。雖曰南向。而當以西為下也。禮升。由下降。由上冠者。就席右。再拜升。席受盥。是升由下也。席前者。以向背言也。席末者。以上下言也。知然者。鄉飲酒。禮主人自

席前適隙皆註啐酒席末因從席北頭降由便也西向東向之席以南為上則北為下是席末者指下也

古者用醴或用酒

古者用醴用酒非有異義也聖人制禮亦或曰然而不改故也

醴則止二醴

醴重而醴輕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醴用酒後代之法故為輕所以三代之後總一醴之每一如而行為一體也今謂一獻者總一醴之三醴者一力一醴

今私家止代之

謂今用醴禮而無醴故以酒代用酒宜三醴而但用一獻所以從簡

賓字冠者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註名者實所受於父母冠
成人益文故敬之疏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今古
受於父母者夫婦一體受父即是受於母故兼言
也名者受於父母為質字者受於賓為文故君父
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是字敬其名也

爰字孔嘉止伯其甫

禮註爰於也髦俊也于猶為也甫者丈夫之美
稱或作父朱子曰甫美稱助辭也

賓或別作止之意

如屏山劉先生作朱子字辭是也○儀節補冠
者拜賓不答一節按儀禮本無冠者再拜之文

故家禮從之恐不可添補

出就次

禮註次門外更衣處以帷幕簾席為之疏帷幕皆以布為之士卑或以簾席為之

應答拜者答

謂兄弟姊嫂也

見於母母拜之

禮冠者北面見于母母拜句受子拜句送白母又拜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也朱子曰重成人也

見於兄弟

禮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疏兄弟先拜

今則難行

謂母拜子兄先拜弟之禮不可行也卷下曰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

一獻者止禮成

主人進酒於賓曰獻獻進也賓卒爵又自酌以答主人曰酢酢報也主人既卒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人勸酒蓋欲以勸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故曰酬勸酒也又曰導飲也此所以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也見踈義

酬賓

禮註飲賓客而從之以酬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

十端

十端即五兩一兩即一匹四十尺每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子矣每卷二丈謂

之匹指匹偶之云也束帛十端禮之通例九言束者皆以下為數十箇為束貴成數也見說義

僎皮

按禮有幣則有疋實束帛幣也僎皮疋實也國君朝聘用虎豹之皮君於臣臣於君及卿大夫以下交際皆用麋鹿之皮如聘禮私覲使用乘馬介用僎皮又使問卿用乘皮介百如用僎皮是僎皮疋實之輕者

贊者皆與

禮註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為衆賓也

介賓之輔止其次為介

卿飲酒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彼據持貢以為優劣之次此雖不貢以飲酒之禮立賓主亦以優劣立介以輔也以贊為之尊之也者謂賓之贊冠者故遣以為介所以尊之也

歸賓俎

禮註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
賓家也薦脯醢也曰有俎則是古入用牲矣
今擬富家用之亦可
貧無力者不用可也

笄

說文女子許嫁笄笄簪也其端刻鷄形

雖未許嫁亦笄

雜記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

註朱子曰許嫁笄則主婦當戒外姻為文賓使

之者笄而遂禮之未許嫁笄則不戒文賓而自

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陳氏曰婦人執其禮無

禮賓不備儀也○今按家禮年十五則未許嫁

亦筭也

知上儀

指於中堂三字

親姻

親謂己之親姻謂夫之親爾雅壻之黨為姻兄

弟

屬

或姑或姊之類

黨

如立氏所稱辱交某氏啓某氏某封者是

冠筭

今按笄禮而曰冠笄婦人不冠不知冠字何義
或曰冠知冠禮之冠謂所冠之笄然文義未據
愚謂婦人亦者有所著者如副次謂之冠蓋冠
而笄之也婦人冠子之說已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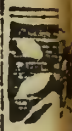
雙紒

按內則男角女羈註夾曰角年達曰羈此謂
子生三月剪髮為髻者詩滋篇總角之宴疏孔
氏曰總角結其髮為兩角也然則既長而髻男
女皆作雙髻歟

魯襄公十二而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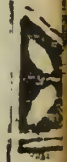
左傳襄公九年十二月晉悼公使鄭而還公送
晉侯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云云晉侯曰十

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一五而生子
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公也及衛前也成
禮也之廟



家禮考證卷之四

十一



家禮考證卷之四

家禮考證卷之五

昏禮

鄭氏曰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月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疏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譙周曰太昊制嫁娶以儻皮為禮是昏禮所起也朱子曰今按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而又按孔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媒氏又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昏禮之大期也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是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也○又按孔子曰羣生明歲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

聖人因時而合偶霜降而嫁娶行焉冰泮而昏禮殺止
議昏

男三十而娶止而嫁

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
必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
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
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理於此而往則為昏矣
又按說苑管子曰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
嫁

今公文

指當時法令之文

今為此說

指男子年十六至三十五子年十四至二十之
誌

大功未葬止主昏

按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
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
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註不聞
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䟽男謂壻也
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
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
之次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室皇氏以為就

喪家也然曾子不問小功者雜記曰小功可以
冠子娶婦明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
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曰女不反歸其
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
功廢昏禮若婦已揖遜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
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
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也
曾子又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
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既曾子以初昏遭喪
不得成禮除喪之後不可更為昏禮乎過時不
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

廢輕者不復可知陳氏曰掃禘大啓過時猶追也

但宗子自昏止之長為卞

禮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註命之命侍者毋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宗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宗子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娶也父命之既命使者謂納采以下至請期五者之使者也公羊傳曰裂繻紀大夫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曰為養廉遠恥也又曰然則曷稱稱

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何休又曰禮有毋毋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又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休註又曰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毋命不得違故不得不稱毋通使文所以遠別也此註之文似母親命蓋略言之也其實但使子之父兄師友命之也禮又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註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既謂命使者當稱宗

子以命之以大小宗皆然也第則稱其兄者第
宗子母弟也○李孝述問曰孝述議親十年轉
展齊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
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
主昏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
就畢望歸允百從殺衣服皆從淡素不知可否
朱子曰若叔父主昏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
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昏恐亦未安可更詳考
孝述又問曰按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
述父兄俱沒上有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
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朱子曰

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
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
命使者之說恐可檢者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
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孝述又問曰按
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
饋禮否朱子曰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
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
未正百事俱礙耳○按所問三條先生皆無判
語者蓋母方有服則不可命諸父兄而父兄亦
不敢自主之也至於盥饋之禮尤非父兄所敢
當也○又按禮文曲折如此而國俗妄行無擾

世亦無覺其非者故詳錄于此使有所考云

昏姻

男曰昏女曰姻者義取婿昏時而往娶女則因之而來及其親則女氏稱昏男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

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

程子曰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齊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指腹為昏

兩家方孕子而預約或生男生女則當與為昏也

先祖太尉

按溫公世系公曾祖名敏長子曰炳炳二子浩
沂沂生里里生完完生林次子曰炫炫生池池
生光又按溫公墓說云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
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以下始有棺槨云
云則先祖太尉云者殺指故而言也

納采

禮昏禮九行事必用昏昕註用昕使者用昏壻也
䟽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五者皆用昕昕即明
之始君子舉事尚早故用朝旦也昏親迎時也又
禮註昏必由媒交媿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也䟽

昏禮必媒以通言使使往來皆所以養成男女使
有廉恥也○丘氏曰禮納采用鴈而書儀亦曰使
者盛服摯鴈家禮削去不用從簡也

夙興奉以告祠堂

丘氏曰陳設如常儀用盤子盛書置香案上

伉儷

伉對也儷偶也

乃使子第為使者

丘氏曰按儀禮用賓而家禮本溫公書儀用子第
為使者恐與女氏主人非敵難於行禮今擬兩家
通往來者一人如世俗所謂保親者用以代賓

主人出見使者

禮主人迎于門外拜賓不答拜註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也

吾子有惠止請納采

禮註貺賜也室猶妻某也之某婿名也使某之某使者名也今按某之之某亦使者名也

吾子命之

禮註吾子謂使者

遂奉書止祠堂

在氏儀節曰使者至女家門外媒氏先入告于主人執事者陳禮物于大牖內用盤子盛書函置卓

子上及使者升堂執事者舉書案于廳上禮物陳
庭中有幣帛則以置階前卓上主人受書以授
執事者北向再拜以盤盛之罍香案上禮物陳案
前或庭中後倣此○今按丘說則納采亦有幣物
也詳見儀節

主人出迎使者升堂

前既升堂以書授主人禮畢出訖次故復迎升
堂

納幣

問名

禮賓執鴈請問名其辭去某既受命將加諸卜
敢請女為誰氏註誰氏者諫也不必其主人之

女也。䟽問名者問之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為名是也。婦人不可名。行故不問三月之名也。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者。或是所收養外人之女也。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

納吉

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既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加之某，婿父名也。問納吉，若卜不言，則如何。朱子曰：便休也。○按丘氏曰：按古有六禮家。

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采納幣親迎以
從簡省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
併入納幣以備六禮之目然惟於書辭之間畧
及其名而已其實無所增益也詳見立氏儀節
幣用色繒止多不踰十

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註徵成也使
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

帛十端也周禮曰九嫁子娶妻入幣純即繒帛

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

皮鹿皮也

疏此納徵無鴈者以有束帛為贄故

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者鄭註周禮曰納
幣用緇婦人陰也九於娶禮必用其類也五兩

卜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
 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
 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帛納幣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據庶人但用緇色無
 纁故玄用緇婦人陰此玄纁俱有故云象陰陽
 備也玄纁束帛者合言之則陽奇而陰偶三玄
 而二纁也又按周禮既則五兩十端者一端相
 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十者象五行
 十日相成者五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為庚辛土
 方火為丙丁中央土為戊己西方金為庚辛土
 方水為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為金九妻
 火七為水六妻土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
 水六為土十妻所剋者為妻是夫妻相成之數
 也尋八尺則一兩四寸五兩四寸五分二
 百尺故玄然則每端二丈若餘行禮則用制幣
 丈八尺取儉易供此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
 義故取二丈整數為之也雜記納幣註十箇為
 束貴成數制幣周禮純制註鄭氏謂純制天子
 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鄭氏錡日記言男女無
 尺純三尺云云亦見上鄭氏錡日記言男女無
 幣不交不親昏禮可必用幣幣以將厚意亦禮

之所寓也。緇帛五兩，富者無過乎此，貧者亦可
以及焉。禮之中制也。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
耳，恐太簡難行。否？朱子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
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
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
沒緊要。○按此少不過兩，謂二匹非五兩之兩
多不踰十，謂十匹非十端之十。然必言兩必言
十者，亦取此義也。○按鄭氏五行十日相成之
說，太拘姑存于此。

今人止之屬

釵婦人歧筭或玉或金為之。古人賦婦人詩有

一版金花兩臂釵之句兩臂即歧釵臂銀以金
為之自警編彭公思永始就舉時家貧無貲惟
持金釧數隻是也蓋時人用此等物為禮故家
禮從俗

但不告廟

丘氏曰家禮納幣不告廟按儀禮納徵辭曰有
先人之禮儻皮束帛夫禮之行必稱先人恐亦
當告○按家禮之意納采已告故納徵不告今
丘氏之說亦為有理故取錄于此

吾子順先典止使者避之

吾子謂使者與常也○也避之拜命故避也

某既申受命矣

禮疏申重也謂前納采已後每序重受主人之命也。丘氏曰按家禮於昏之六禮止用其三愚合問名於納采而以納吉請期附納幣以期六禮之數若是人家納幣未即親迎者遽以期日為請失之太早宜如附註別行請期一節為是詳見儀節

親迎聲去

伊川之說

程子曰先儒說親迎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此謂親迎者迎於館耳

帳幔

覆幬曰帳小帳謂之斗帳形如覆斗也幔帷之

屬

文中子

注王氏名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河汾教授門人
取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之義私謚為文
中子

是乃駟儻止之法

駟子
朗切

呂氏春秋段干木晉國之駟郭泰亦曰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為魏之名賢註說文曰駟會也
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顏師古曰駟
者其首率嵇康高士傳王君公明易為即數言
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媼通免歸詐狂儻牛口無
二賈也後漢獨行傳王君公遭亂獨不去儻牛
自隱註儻平會兩家賣買之價也又按史記食

貧傳子貸千錢節租僧註徐廣曰駟馬僧也漢
書音義曰節節物貴賤也又按自警編鍾離權
為德化令將嫁女買婢見婢悲泣問其所由則
前令之女也權大驚呼平僧問之果然遂嫁之
然則奴婢通買賣亦駟僧所為也
至有不舉其女者

謂不舉乳其女也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
父嬰令勿舉其母竊舉生之註上舉謂初誕而
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又按自警編閩人生子
多者三四子則羣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徃徃
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又岳鄩

問田野小民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輒殺之
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
率常閉門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啾嚶良久乃
死去云

勺

挹取器所以沃盥者用以斟酒者亦曰勺

或作
杓

匏

陸佃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

初昏

程子曰禮雖云初昏然當居之遠近

帶花勝飾其面

山海經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
曰西王母勝世傳西王母冠名漢書司馬相如
傳西王母鬖然白首戴勝而穴處註顏師古曰
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杜子美人日詩
樽前栢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注荆楚歲
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心於晉代或鏤
金薄為人勝以像瑞圖之形賈充李夫人曲去
像瑞圖金勝之形蘇子瞻元日詩亦曰年年幡
勝剪宮花註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鏤
金薄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花勝相
遺又按子瞻春日賜幡勝詩亦曰鏤銀錯落

考證卷之三 十一

斜月剪綵繽紛舞慶宵是宋時以賜群臣而其制亦略可想見矣蓋以西王母之故而至於君臣以為慶世俗又轉以為新婿之慶者歟

命服

大夫服也按周官大宗伯一命受職下士中士再命受服上士註謂受玄冕之服又典命子男之國其大夫一命士不命蓋小國之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而同是玄冕之服故大夫之服謂之命服士而命服即攝盛也士未仕而皆用命服禮乎程子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况古亦有是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恐偽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也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問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

墨車

禮主人乘墨車註婿為婦主故曰主人墨車
而乘墨車攝盛也疏周禮巾車大夫乘墨
士乘棧車註墨車革鞞
而漆之棧車但漆而已

執鴈

大夫費用
鴈士用雉

冠帶

如當時幘頭
革帶之類

儀禮止之文

白虎通亦曰娶妻不先
告廟者亦不必友也

左傳止莊共之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
氏將入館鄭人惡之如楚懷詐故惡之使行人

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象其象也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幣邑褊小不足以容
 從者請墀聽命墀欲於城外除地而為墀公子
 圍命伯州犁對曰君辱既寡大夫圍謂圍將使
 豐氏撫有而汝也室圍布几道告於共之廟
 君賦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
 寧唯是又使圍蒙 豎也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
 老大臣稱老其蔑以復矣復歸也惟大
 夫圍之子羽曰云云請垂索而入許之

左氏止後祖之說

隱公八年夏四月鄭公子忽如陳迎婦媯陳鍼
 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証其
 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註杜氏曰鍼子陳大夫
 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
 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
 後祖疏先配後祖諸儒多異說而不可通故杜引
 楚公子圍事以明之然此時忽父莊公見在告
 廟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國亦人臣而自告
 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
 故忽後祖亦自告也○朱子曰今按此說與儀

禮及白虎通義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而言，非先王之正法也。

從古為正

謂古禮指儀禮

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

謂上公子圖之說也

恐所謂後祖者止此禮耳

謂世俗信先配後祖之說，婦入明即廟見者非是。疑所謂後祖者，疑其將逆時不告廟而行也。一後此說與上所謂非先王之法者不可去詳。

往迎止宗事

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

勉師止有常

敬下有先妣之嗣四字禮勉作勗註勗勉也若
猶汝也勗帥知道以敬其先妣之嗣汝之行則
當有常深戒之疏以敬其者先妣之嗣者謂婦
人入室使之代姑祭也

以燭前導

禮執燭前馬茲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照道蓋燭
即炬火也古人呼火炬為燭古未有蠟燭凡言
燭者皆火炬也但家禮所稱則未必然耳程子
曰今用燭四或二

姆相之

禮註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

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疏七出之中餘六出是無
德行不堪教人故無子出能以婦道教人者以
為姆既教女因從女向夫家也喪跟大夫子有
三母子師慈母保母其慈母關乃令有乳者養
子謂之為乳母死為之服總麻師教之乳母直
養之而已漢時乳母則選德行有乳者為之并
使教子故引以證姆也司馬公曰乳母必擇良
家婦人稍溫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
令所飼之子性行類之

敬之戒之

禮戒之敬之恐家禮誤倒也

夙夜止之命

禮但曰夙夜毋違命無舅姑字註夙早也早起
夜卧命舅姑之教命疏父戒之使無違舅命且
戒之使無違姑命此註姑字傳寫誤也

整冠斂帔

禮毋施於結帨程子曰今謂之整冠飾帔裙也
胡德輝蒼梧雜志婦人禮服有橫帔直帔者是
陳魏之間謂裙為帔

無違爾閨門之禮

禮無違宮事疏宮事謂姑命婦之事○今按此
以命為舅姑之命宮事為閨門之禮是以本註

為是而不取疏義也

諸母

禮作庶母註父之妾也

婿入奠鴈

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是也唯納幣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此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故鄭註其意七取順陰陽往來也順陰陽往來者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夫為陽婦為陰亦取婦人從夫之義也立氏曰昏禮六禮皆用鴈

家禮惟用之親迎者從簡省也問昏禮用鴈壻
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陰陽從宗之
義朱子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上而配大
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取大夫之費前說恐附
會

主人止揖讓以入

禮主人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公家
禮無此一節丘氏曰按楊氏謂今不立廟制雖
不親迎于廟而勉齋定龍氏親迎禮主人迎于
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三揖三
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此似亦可從

凡贄用生鴈止交絡之

按士相見禮贄用雉左頭奉之註左頭頭陽也
又曰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註飾
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又按
曲禮執禽者左首䟽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
橫捧之也又曰飾羔鴈者以績註績畫也諸侯
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䟽飾覆也畫布為雲
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又士昏禮贄不用
死註贄鴈也䟽凡贄亦有用死者士贄雉死
贄也用死亦是士禮恐用死鴈故云不用死也
今家禮贄用生鴈即不用死之義左首即左頭

奉之之義以色繒交絡之即飾以布維以索之
義生如所謂生綃生絹之生生色繒未熟而染
之者必用生者贊生之義必用色者染亦以繒
之義即所謂攝盛者不言其色者皆可用也性
理大全補註首作手生作五者非是或曰黃魯
直詩誠堪贊阿巽買紅纏酒缸註今人定昏者
多以紅線纏酒壺去疑此亦用紅也然未可知
無則刻木為之

丘氏曰按白虎通昏禮贊不用公雉故用鴈也
刻木為鴈近於死無則代以皂鵝蓋鵝形色類
鴈是皆屬故借以代之或謂交絡為兩鴈非

是又曰李涪刊誤曰鴈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爾雅云舒鴈鵝亦鴈之屬也按涪唐人則唐時已用鵝替鴈矣或言不當用鵝當替以巾帕無所據

壻舉轎簾止不足與為禮也

禮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註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既今壻御車即僕人禮僕人合授綏姆辭不受謙也○書儀今無綏故舉簾代之轎程子所謂揜子是也漢書嚴助傳輿轎踰嶺註薛瓊曰轎竹輿車今江表作竹輿以行

婿至家止導以入

禮婿揖入升自西階註升自西階導婦入也疏尋常賓客主人在東賓在西今主人與妻俱升西階故云導婦入也主人即婿也

婿盥于南止婿從者沃之

禮媵御沃盥交註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媵沃婿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薰恥媵御交導其志疏媵姪婦也御夫家之賤者也程子曰沃盥以水濯手也於坐席之南北

女子與丈夫止俠拜

或曰昏禮温公儀婦先拜夫程子儀夫先拜婦
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不知何者為是朱
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依拜每拜以二為
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
一拜送且又拜昏禮見子見子母母一拜婿答
拜子拜且又拜且又拜且又拜且又拜且又拜
男子拜且又拜且又拜且又拜且又拜且又拜
拜婿答一拜婦又二拜婿又二拜婿又二拜
答一拜者疑亦齊之拜婿也

祭酒

婿婦各傾酒少許于地

舉斝

婿婦各以斝少許置卓子上空處朱子曰古人

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古人席地而坐置豆

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然有以祭先代始
版以盛之酒則直傾之於地也

方登卷之六

為飲食之人不食本也○今按與如禮舉肺之
舉謂舉而祭之也○其骨肉使可食者春秋
傳宴有可且是也禮三飯卒食贊洗爵酌主人
主人拜受贊答拜酌婦亦如之皆祭註酌漱也
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
也三人壻也又曰酌以肝從皆振祭齎肝立爵
皆拜贊答拜受爵注肝肝炙也飲酒宜有斝以
安之今家禮斟酒設饌以下即酌之禮也已去
三飯之文從簡也祭酒即所謂拜受皆祭者是
也舉斝即所謂以肝從皆振祭者是也獨齎肝
卒爵一條家禮無舉飲之文蓋文不具也或曰

丘氏儀節亦無此條。歆奠爵不舉者非是。

不祭無殺

禮再醑如初無從三醑用盃亦如之。注亦無從也。盃破匏也。按無從無者也。從言即以所從之從。○丘氏儀節曰壻揖婦起。答拜。按禮則壻婦受爵皆與賢者相拜。無皆婦自刺拜飲之文。程子昏禮六曰賢者進爵。姆助婦舉而已。今家禮壻揖婦者但尊飲之義耳。婦起答拜者恐非壻從者止壻之餘。

禮䟽亦陰陽交接之義也。

壻在西東面止且從俗。

禮發布席在奧夫入于室即席御布對席壻揖
婦即對遠皆坐按奧即室而商罔也婦席在東
可知今人尚左
則亦尊之也

儀禮疏

即昏義
疏也

匏謂牢瓢

郊特牲曰其用陶匏尚禮然也此謂太古之
禮器疏曰其用之時也外但用陶匏而已三
王作牢用陶匏言太上無其牢之禮三王之世
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唐虞以上
曰太古程氏復心曰
半用為瓢全用為匏

匏謂牢瓢止合匏而酌

以上昏儀合匏而酌一句
疏義全文字瓢疏作半瓢

昏義

禮記篇名也

共牢而食

疏同食一牲不異牲也

合盥而酌

義見上

所以合體止以親之也

以上皆昏義今文疏欲廣昏之親婦婦亦親婿所以謂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古氏曰共牢則不異牲合盥則不異爵合酌則同尊卑則相親言三三謂矣○後同字者蓋言羊豕皆謂之牢牢固以其繫於牢而養也凡用牲祭祀則升右辟用人所貴也不用左建昏禮則合升合升者以夫婦各一故左右辟也升於鼎也左右各一夫婦各一合之義也故謂之同牢也見疏義

禮記卷之六

二

昏脫服止婿從者受之

禮疏曰與沃盥交同亦是交接有漸之義也

古詩止為夫婦

漢蘇武詩結髮為夫婦恩愛兩不疑

李廣止與匈奴戰

漢書李廣隴西成紀人猿臂善射歷上谷上郡
右北平三守匈奴避不入界號曰漢飛將軍大
將軍青出塞問知單于所居自以精兵趣之令
廣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
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云云不聽及出
迷失道青責上簿廣自剄顏師古曰結髮謂始

勝冠即在戰陣也

今世俗止結髮之禮

蒙齋蔡氏曰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婦曹子建詩
結髮辭嚴親後世於昏姻遂有結髮之舉

謬誤止勿用可也

程子曰昏姻結髮無義理欲去之矣而不能也
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
棄君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名髻
子耶黃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朱子曰若
髮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
與番人廝殺邪○按李太白詩自從結髮日未

幾白居易詩與君結髮未五載皆言初嫁時合
髻也張乖崖守蜀有得罪逃亡者拘母十日不
出拘妻一夜而來公判曰禁母十夜留妻一宵
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是結髮之俗其
來遠矣又按性理大全集覽至今未能革去
習俗之難變如此

男賓於外廳止中堂

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註送者女
家有司也束錦所以相厚誼也遣臣送之士
無臣故有司送之也又曰姑饗婦人送者酬以
束錦註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疏左傳云士

有隸子弟亡早無臣故自以其子弟為僕隸但
尊無送早故知婦人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也

○有司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

曾子問止思嗣親也

曾子問篇各孔下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
相離也註親骨肉也取婦之家一日不舉樂思
嗣親也註重世變也既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已
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
傷重世之
改變也

今俗止非禮

裴嘉有婚會薩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
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見文中子非
指文中子丘氏曰以理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
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
不以為莊何也
禮君子不用可也

舅姑止東西相向

按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
今家禮舅姑東西相向非古也丘氏又曰按集
禮舅姑并南面坐堂中今人家多如此或從俗
亦可云○此論禮之變

舅撫之止姑舉以授侍者

禮既舅尊直撫之而已姑則親舉之△按士冠
禮註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男子再拜婦
人亦拜而陽奇陰偶之義陽以一為一陰以二
為一故也家禮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
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其婦人俠拜

不獨與丈夫為禮而已又按士昏禮婦見二舅
進拜奠贄舅答拜婦還又拜見于姑進拜奠贄
姑舉以興拜去去其下無婦又拜之文註還又
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
是於姑但再拜而已婦人之於婦人雖姑之尊
亦再拜而止也今家禮婦拜舅亦奠贄降又拜
拜姑亦奠贄降又拜是於舅姑皆俠拜蓋古人
以為男女相與之禮而後世遂以為婦人之定
禮歟或曰丘氏儀節婦四拜外奠幣降又四拜
是四拜非俠拜乎曰丘氏注例男子亦四拜恐
非家禮意耳○禮婦執筭棗栗升自西階進拜

其于席降階受筭殿涖進拜奠于席按男女
之贊不同春秋莊公二十四年秋八月丁丑夫
人姜氏八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左傳公使宗
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贊大者三帛小者
禽鳥以章物也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公羊曰宗婦者何大夫
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見用幣
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殿脩云乎何氏曰
殿脩脯也禮婦見舅以棗栗為贊見姑以殿脩
為贊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殿脩取其斷斷自脩
然則婦人之贊其取義亦深而家禮用幣非古

人之意恐或從俗而然也

筭音煩
竹器也

舅姑禮之

即醴之之禮也婦道新成親厚之也

小郎

按晉書王澄行之弟也行妻郭注貪鄙欲令婢
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
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
小郎因捉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又
晉列女傳謝道韞王凝之之妻也哭之翁獻之
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

議客不能屈行妻謂行第澄為小郎王粲之妻
謂凝之弟獻之為小郎是小郎者夫之弟也

小姑

按玉臺新詠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
長又李太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
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
兄夫又王仲初新娘詩三日入厨下洗手作
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謂夫為小姑之
兄是小姑者夫之妹也

如舅姑禮

是有贄也

若冢婦止舅姑

禮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註饋者婦道既成成之孝
養也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庶婦庶子之
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適婦酌之
以醴尊之也庶婦酌之以酒卑之也其儀則同不
饋者供養統於適也疏使人醮之不饗者醴婦雖
適使贊者為之饗者舅姑親之謂使人醮之如醴
禮而當饗節更不行饗禮也○禮適婦則有醴婦
饗婦之禮

洗盥斟酒止婦降拜

按此一節立文太簡故語意未瑩嘗曰洗盥斟

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洗
 盞斟酒進姑受降拜飲畢又拜如此則其節文
 備矣禮婦執贊拜奠于席註其史者舅尊不敢
 授也疏曰姑亦奠于席而去舅尊不敢授者舅
 直撫之已至姑則親舉之若親授然也今舅則
 設置于卓子上姑則去受飲者疑即此義也按
 丘氏儀節婦斟酒奉之詣舅位前再拜進酒跪
 俟飲訖受盞復位四拜又斟酒奉之詣姑位前
 再拜進酒跪俟飲訖受盞復位四拜云云丘氏
 蓋取當時世俗之禮非家禮節文之正也

婦執贊婦之餘

禮䟽不餽舅餘者以舅尊嬖相襲也

婦從者止又餽婦之餘

禮䟽謂沃盥交之義也

特豚合升側載

禮䟽特豚一也合升合左右豚升於鼎也古特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也

去側異尊卑者以周人尚古也

舅姑饗之

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註以酒食勞人曰饗

舅獻爵姑薦脯醢家禮如禮婦之義則非親之也

舅姑先降止婦降自阼階

禮註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䟽曲禮云下事父

卷之三
二十七
毋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
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
事也郊特牲曰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古者三月而廟見止改用三日

禮疏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
故也白虎通義曰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
惡可得知也然後可行事宗廟之禮按春秋成
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
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何氏曰古者婦人
三月而後廟見稱婦父母使人操禮而致之必

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
禮或問古者婦人三月廟見而今有當日即廟
見者如何朱子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
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
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又曰古人三月而
後見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
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
次如此

婿往見婦之父母

禮婦入三月然後婿見疏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
見于外舅姑

拜即跪而扶之

澆水記聞种放以處士召見真宗待以殊禮名
動四海後詔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知長
安放至通判以下羣謁放小俛垂拜接之而已
嗣宗內不平放召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
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
白丁耳嗣宗壯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
受其拜按此則跪而扶之者跪而小俛垂手接
之蓋不敢受拜而半答之也

婦毋闔門左扉止壻拜于門外

禮闈扉立于其內註闈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

雍流婦人無外事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不踰閭是無外事也朱子曰古人常闔左扉○
禮婿奠贄再拜主人再拜受主婦一拜婿答再
拜主婦又拜家禮婦父跪而扶之婦母立而受
之而已○禮註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
拜

婦女相見如上儀

指闔門左扉立于門內也

親迎之夕止未見舅姑故也

程子昏禮曰賓至大門之外擯揖入門主人揖
賓及階主人揖升賓升就位東面再拜主人肅

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
 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迎賓出就位卒食與
 辭主人請入戒女氏去玄朱子之意蓋指此等
 儀文也

程子曰昏禮止幽陰之義

郊特牲文註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
 散之也疏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志意動散不
 能深思陰靜之義以修婦道也方氏曰孔子曰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
 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
 經云齋之玄也幽陰思也是矣陳氏曰樂由
 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為陰義古之
 制禮者不以吉禮下凶禮不以陽事下陰事則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
 義也玄玄冠玄衣

嚴肅其事不用樂也

按程子此說則與思嗣親義不同別是一義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註序猶代也陳氏曰謂相承代之次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

質明

禮註質平也又正也

家禮考證卷之五

